

附錄一

楊增新于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被殺，爲新疆政界一件關係最重大的事情。內地人士對於此事，非常隔膜。就是我們在那裏，聞見較近，也不敢說能全得真相。東歸以後，詢問此事的人極多；將來此日記的閱者恐怕也有同樣的希望；所以我只好把我所聽說的，審擇一番，取其較可信的，先將楊增新樊耀南之爲人，次將此事變之經過略述如下：

(一)楊增新之爲人。楊雲南人，少年進士，早任州縣；自民國成立以後，統治新疆者十七年。用「老吏」一詞的善誼，他實在是一位極精明強幹的老吏。至于其他什麼老子啦，什麼道學啦，全是他緣飾吏治的東西，並不是他的本色。斷疆地面雖遼闊，而人口到現在也不過四五百萬；他可以說用治理州縣的方法治理新疆全省，歸結能保全全省十七年的治安，也並不是一件僥倖的事情。我常說：他的爲人同前清慈禧后頗多相似之點：一，他們兩個的政見全偏守舊；二，他們兩個的自信力全很強；三，是一件更重要的點，就是他們兩個遇見利害關頭，全是眼明

手快，毫無一點遲疑或留戀。可是他們兩個也很有不同的地方：一點是楊氏長，一點是慈禧后長。慈禧后總是一位「賈母式」的老太太，終天好享福，而楊將軍則勤勵節儉，數十年如一日。他無論冬夏，每日五點多鐘即起；批閱公事，看書，會客。至十一二點鐘，午睡一二小時，起後仍照午前工作；八九點鐘即睡。他這樣的勤勵，所以全省的大小事，他差不多全知道。荷蘭費神父嘲笑他說，哈密如果有一個臭蟲發燒，他也會知道：這雖是句玩話，也足以見他的精神無所不貫注。至于飲食，衣服，室內的陳設，以至于文玩書籍，可以說一無所好。他室內的陳設，以及衣食之需，據我所眼見的，比我們這一班窮措大，止有不及的，並無過的。攻擊他的人，說他私產甚多，他現在已經「蓋棺」，看這一類攻擊的話，也未必靠得住。這些全是他比慈禧后長的地方。可是慈禧后的用人，規模宏闊，不管什麼會國藩，左宗棠，李鴻章，張之洞，袁世凱，她無所不敢用。楊將軍對於少有異同的人，全不敢用。樊耀南挖苦他，說他非「盛德在木」的人不敢用，也的確是實在的情形。他治理新疆十七年，功過很難說。據我個人看，無論怎麼樣

說，總可以說是功多于過。他接治新疆的時候，新疆並不統一。伊犁的武人就比他的勢力大的多。就是喀什噶爾各處的武人，對於迪化省政府的關係，也是若即若離。他用種種巧妙的方法，削奪武人的兵權，使新疆成了統一的局面。他現在去世已過二年，而新疆仍能安然無內閔，實在是他一件很大的功績。第二，阿爾泰一地，如果不是他毅然收歸新疆，一定早已淪為異域。這兩件功績，就是攻擊他的人，也萬不能不承認。他的短處，却有兩重要點：第一是愚民，第二是紊亂幣制。他的思想極舊，總以為新人物不過止能搗亂，毫無實際，所以他對於教育，不是不能提倡，是不願意提倡。新疆當前清末年，杜彤任提學使的時候，整理教育，成績已斐然可觀。楊氏接着辦了十七年，教育不惟沒有一點進步，並且比從前差的多：這不是他不能辦，是他不願意辦。他自己作了一付對子，掛在大堂上，文為：「共和實草昧，羞稱五伯七雄，紛爭莫問中原事；邊庭有桃源，狃率南回北準，渾噩常為太古民」。上聯表現他的長處，而下聯則為其短處。他理想的民衆，是渾渾噩噩的，你安望他能竭力提倡教育呢？新疆各市面上不見現洋。

附

錄

票面寫「紅錢四百」者，名一兩銀票。大約三兩銀票可換現洋一元。通共發行若干，外面並不知其詳，不過據我所聞，恐怕不下三兩千萬兩。這全是不兌換紙幣，毫無預備金，將來整頓幣制時，頗非容易。不過這一點，他總很可原諒：因為前清每年受協二百餘萬兩現銀的省分，民國以來，協餉全停，並且常常有些軍事，他一不借外債，二不多加稅，這也總算很虧他了，怎麼樣還能厚責他呢？至于近來他最被較新人物所指摘的，約有兩點：一爲他近來對俄交涉，頗涉疲弱；二爲想利用纏頭兵以反革命。近幾年對俄交涉，樊耀南及交涉署中人所主張比較強硬，他却頗多讓步，是實在的情形。讓步的原因，是他對於內地革命，總不安心，少有變故，想從甘肅回內地，幾不可能；從迪化到塔城有汽車路比較容易；想留一條逃回內地的路，對於俄國，不能不少有所遷就，也是很實在的。不過據我所聞，他對俄國，總還算好，還沒有大喪權辱國的地方。樊耀南對於此點，常對我講，可是我覺得他的話雖非臆造，却不免有誇張的地方。楊增新思想頑舊，對於革命自不了解。他最後辦講武堂，實在是一種抵抗革命的計畫。他對於漢人頗不信

任，所以講武堂的學生，除了大軍官的子弟以外專收纏民。樊耀南屢次對我說：這是對我們漢人將來的一大危機。樊先生這些話，我可以相信他並非故意誇張，然而我覺得他慮過深，危機並不如此大。楊將軍于第二次革命時，利用漢回以制漢人，于民國五六年時，利用哈薩克以禦蒙古，全算很有成功。說他很有成功，就是說他對付着把事變應付過去，以後又把從前利用的人解散掉，並沒有受他們的牽掣。他這樣屢次的成功，你怎麼樣能怪他又想利用纏頭以企圖抵革抗命呢？總而言之，他思想舊，好愚民，是他極大的短處，至于其他的錯誤均有可恕。他是一個文人，絕不像內地軍閥的任意亂作。他雖然企圖抵抗革命，可是內地如果統一，一紙召還，他絕不會抵抗命令，那是他所常說，也是大家很相信的。所以我總以為他是一個功多于過的人。

(二) 樊耀南之爲人 樊湖北人，曾留學日本。于黎元洪作總統時，由中央放一道尹到新疆去。據說當時中央的意思，是想把楊增新的省長將來分給他。楊氏知此意，他豈能任他肘腋之下有異派的人掣他的肘，所以就留他在迪化，使他數

月不能到任。樊氏爲人謹慎小心，每日上院異常恭謹，歸結改變了楊將軍的意旨。現在新疆建設廳長閻毓善是一位做舊文章的人。他同樊氏好互相挖苦，他就作一聯四六嘲笑他；文爲：「謹慎小心，未覩霍光之過；謙恭下士，頗有王莽之風」。從此兩句，頗可想見樊氏的丰儀。楊將軍也知道樊君同他意見不合，但是他總覺得他不過是一個書生，無能爲害；并且新疆方面人材缺乏，樊君心思很精細，留他在那邊，也還可以幫若干的忙。反過來，放他回內地，他對於新疆情形比較明白，在內地同他搗亂，他却感覺着比較難應付，所以他就留著用他。以後無論樊氏怎麼樣告假，想回內地，他總是拏「我們這些游魂孤鬼，在這樣的戈壁灘上，想回去總是一塊兒回去」一類的話相搪塞。樊氏因此就覺到他軟扣著他，就非地他恨他。樊氏人很清廉，新疆官俸異常地薄，他雖然一個時候，同時兼著軍務廳長，交涉署長，迪化道尹三個要差，他自處也異常地儉約，可是他仍是很窮；因此他的兒子在北京上學及家中婚喪大故，楊氏常于官俸外另送幾千「兩」銀子；楊氏待樊氏，專就外面看起，可以說隆情厚禮了。樊氏儉約勤勵，毫無嗜好，略同

楊氏，絕非新疆其他政界各要人所能及。比較有新知識，略能與楊將軍立異同的，可以說止有樊君一人，所以新疆較新的人，全很恭維樊君。關內的革命潮流又是這樣的洶湧，楊將軍雖是禁止報章，檢查信件，想以一手掩蔽著，也實在不可能。同革命表同情的人全想推倒楊將軍，推戴樊廳長：七月七日案件的真正原因，大體如是。

(三)七月七日案件的真相 這一天的事情，有人說樊耀南全不與聞，事後爲人所陷害；又有人說現在的省政府主席金樹仁，本與樊君通謀，事後賣友。以我個人觀察，這些話全靠不住。樊君爲人素日太小心，而七月七日的事，却不免過于魯莽；他除了他自己的三十個衛隊以外，毫無一點可靠的武力，就冒冒然擊大事，這似乎同他素常的性情不很像，所以有人疑惑他并不與謀。我初到新疆，因爲樊廳長是楊將軍手下頂紅的人，所以對他說話非常小心。以後常聽他說話，才曉得他同楊將軍意見不很合，但是當時萬想不到他能爲主謀暗殺楊老將軍。可是從事後想起，他後些時的談話，頗有儼然以將來的主席自居的地方。他七月初五日在我

厲裏談，力言楊氏想用換湯不換藥的辦法，有委員會而無委員，並演說三民主義在新疆從很長的時候已經實行，可見楊氏七月一日的更換旗幟，不過是一種掩蔽耳目的方法。他歸結說：「楊先生自以為他這樣的辦法就可以辦得通，他可不曉得各省的怪人在這邊的多的很，一定要大糟糕！」像他這一類的話，絕不像是無意的。至于攻擊金樹仁的人說他與謀，主要的證據，說他在這一天的宴會臨時退席。不過據我所聽說，這完全是偶然的。並且金君為楊將軍信厚的門生，樊君謀殺楊將軍而謀之金君，樊氏素日慎密，當不至是。然則樊君素日小心謹慎，而此日遽用無抵抗十五分鐘能力的武力，冒然舉事，豈不是太可疑麼？——是無可疑。因為楊將軍待樊君，雖降情厚禮，而楊將軍素常是以反臉不認人著名的。他今日待你很好，明天把你鎗斃，是很作過幾次的事。況且據樊君說，他本有一個委員會的名單，廳道全有名字，而樊君獨不在列：這全是使樊君慄慄自危的地方。一切想推倒楊將軍的人全是樊君的朋友，然則樊君縱想置身事外，也是事實之所不允許。所以說他是真正的主謀，或屬未必，而說他完全不與謀，似不可能。七月七日為

俄文法政專門學校——這是新疆唯一的「最高學府」——畢業之期，新疆政界的要人同俄國領事館諸君全參與盛會。演說照像後，即開午筵。是日客共三棹：楊將軍同一錢代表，杜旅長，閻廳長，李迪化道尹等皆在中間一棹，樊耀南等在西邊一棹。據說筵席不設于前面禮堂而設于後面較隱僻的教室中，殊屬可疑。以後該校教務主任張純熙君被鎗斃，張君係此次變故主謀者之一，似屬毫無問題。楊將軍此日還要到講武堂去，想少坐一坐，就離席到那邊。可是菜只一上，即有著藍長衫人入場，取手鎗向楊將軍放，楊共中七鎗，立時隕命。杜旅長亦死。閻廳長受傷。這個時候，楊將軍的副官長及副官等在別室內就席；初聞手鎗聲，還覺到是賀畢業人的放鞭炮，毫無準備；後始知有變，副官長奔入室中，見楊將軍受傷，想上去背他出來，受鎗亦死，餘副官死者又二三人。凶手以後據說是樊君的衛隊，不過當時並沒有人看出。樊君從肇事場逃出後，據說他率領衛隊，入據將軍衙門，下條子請各廳道開會議，是時由政務廳長初改民政廳長之金樹仁即率將軍衛隊向內進攻。抵禦未久，即全被擒。夜中樊君被殺，據說死的很慘酷。

附

錄

次日即由金樹仁君代理主席。新疆無大武官，頂大的是年已衰耄的蔣師長，聽說直接管轄的部下，不過三百餘人，所以金君文人，各方面也頗有不滿意的他的人，而他還能够撐持著局面。至于樊敗金勝的理由，也頗簡單。新疆本為湘軍所恢復，所以從前軍界的勢力全在兩湖人手中。楊增新對於南人甚屬憎厭，自從他治新疆，軍界的勢力漸從兩湖人落到甘肅人手中。金君為甘肅之導河縣（原名河州）人。因為楊增新為河州知州頗久，所以新疆政界要人導河縣人頗多。金君亦當楊氏治河州時，曾拜楊氏之門。此次如果樊氏成功，軍權當仍由甘肅人還之兩湖人，此必非甘肅軍人之所樂受；樊敗金勝，此為其主要原因。至金樹仁之為人若何，是否能維持局面，當亦為讀者之所欲知。但我見金氏，不過三兩次，頗不願多說。政界要人不滿意他的人很多，不過這也很難怪；他從前的聲望遠在建設廳長閻毓善及財政廳長徐謙之下，一旦超居其上，使他們全心悅誠服，也的確太不容易。他抓人當兵，以至于收成雖好，而糧價反很昂貴，這一點最為大家所攻擊，也的確有可被攻擊的道理。但是因這一點就判斷他一切不行，也未免有武斷的

嫌疑。不過他的烟癮頗大，他的才具不惟遠在楊增新之下，並且不及樊耀南；這是那邊比較有知識的人所全承認的。我對於他能說者，不過如此。

附錄二 沿途雜錄

包頭附近村頭或野地多小廟如內地。我所見底六七小廟裏面，二爲五道神，二爲大仙廟。有一廟不知何神，神像頗類我們鄉間的土地爺，土地奶奶。但二神不在一室內，中以木板隔開，女神像亦較小，我開玩笑就說他們是道學禮教人家之土地神。又有小廟無像，有三神牌，完全相同，上書「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之神位」。又有一廟，神像三髻長鬚，道士冠，頗端嚴，前有一神牌，上書「供好妨
俸蚩蚩」之神位。」外有一木軸，八楞，兩端細，中粗，長二寸許，上書「上上，大吉」等字；旁有一瓦鐙盤，疑係以木軸轉于盤上以卜休咎。

包頭出海面一千零四十米達，地氣高寒。太陽出時頗熱，入後即不能離棉衣。日中在街上走，兒童赤身，老人還有披裘的。同一時侯而衣飾相差如此！

包頭北直至蒙古草地中，馬蓮草疑當作
馬蘭艸到處皆有，以路旁爲最多。現正開

花，氣微香，色紫。塞外所見底花，止有此一種。五月三十日

包頭北二三百里內皆有漢人居住。廟宇以龍王廟爲最多，或者是因爲此地水泉稀少，水屬難得可貴的緣故。廟前大約有土牆一堵，上薄下厚。牆上中間及兩端皆高，略如 ⊞ 字形。正面有一土砌大龍字。背面有一小洞，內有一小神，不知何名。再後有一小土台，大約是祭小神的香台。再後即係正廟，大約係爲土室一間，或略大，或極小。屋頂仍係 ⊞ 字形，或立小石爲之。內所供神不一，除龍王外，馬牛財神等雜牌的神全有。大約全有卜軸，如前所記。據我所見，以紅瓦子公宗的爲最大。廟前二三十步的光景有一坐戲台，台約半人高，上面也像內地廟前的戲台，但已經破毀，聽說民國以來，就沒有修理。廟簷前懸一鏡鐘，爲同治五年所鑄。廟內正坐神三，但上首一神像比其餘二神像小得多。神皆著道士冠。下首更有一小神，皆不知何名。神手上全被哈達，大約是受蒙古風俗的影響。壁皆彩繪，圖頗幼稚。正面神後繪神像五。中間神年少無鬚，執珪正坐。兩旁有鬚神四，全執珪向中坐。左右兩壁皆畫龍神行雨狀。

右壁上繪一龍，下有一惡鬼執繩牽其鼻，就像牽駱駝的一樣，大約也是受地方的影響了。

白靈廟猪肉每一元可買六斤。牛羊無另賣的，須要整買自宰；如用十元買一羊，可得三十斤肉；三十元買一牛，可得肉二百斤。通常然爐用牛糞。但洋廣雜貨舖內櫃房中爐大約用煤。煤每一元可買六十多斤。手藝人租一平常之蒙古包每月出洋三元。買一平常之蒙古包，須用四十多元。雞蛋每一元可買三十幾個。間有自種葱韭白菜的，但收成聽說不很好。今天^{六月三日}有人來帳篷前賣葱，六十銅元一斤，因為從漢地來到這裏賣葱，須要走五六十里路，並且每次也不見得能賣多少斤，所以貴到這步田地。

蒙古人敬佛，全用畫像，絕無用印像者，所以每廟附近全有若干畫師包攬生意。聽說這些畫師全是山西應州人，並且全是應州城裏的人。無論內外蒙古全是如此。應州城內小康的家，子弟少長，即送畫師處學畫，衣食自備，尚須送老師若干禮物。五年出師。藝成者即到內外蒙古作畫。每年三月出，十月即各

自歸家。白靈廟有畫鋪四家。我所認識底有白姓一家。鋪中共四人：一宋姓，每年工價一百元，兩個徒弟，每年每人工價五十元，全管飯。白姓係掌櫃，每年約可賺二三百元。聽說德州城內在內外蒙古的畫師，通共有好幾千人。每人每年平均要帶回家中錢百幾十元，括總算起，那個款項的數目也就可觀了。

白靈廟爲康熙年間所建，並且關於康熙皇帝的傳說頗多。他們說：「白靈廟

爲九道山會集的地方，這句話有幾分真實，雖沒有九道之多，也要有六七道。所以叫作九龍口。廟前一小山曾爲

康熙爺所截斷，卽所以破其風水；建廟于九龍會集的地方，也就是要壓此地的王氣」。這些傳說一定是漢人的，不是蒙古人的，歷史的價值大約也很有限。不過西邊十數里有所謂康熙營盤者，黃仲良去看一次，據說還有營壘的遺址可尋。

康熙皇帝之征準噶爾，共有四次：第一次康熙二十九年（一六九）。曾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，邀噶爾丹的歸路；但噶爾丹自烏闌布通敗遁後，歸化城兵未邀擊，不知此路前鋒軍是否曾至白靈廟。第二次康熙三十五年（一六九六）西路師自甯夏出發，然據殷化行西征紀略言：「日四五十里，或五六十里，循黃河行可十餘日，

遂舍河載水束芻度戈壁。……」則此路實循黃河東北行六七百里後，始舍河向東北度磧，軍行或可過白靈廟。又據魏源說：此次「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河亦設三十餘驛：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，……費揚古西路凱旋之師實此還，故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。……」（聖武記中康熙親征準噶爾記）自歸化城北度大漠，白靈廟似為必由之路。如上所推不誤，則當第一次及第二次出師時，（康熙三十六年，一六九七）白靈廟實為大軍經過要地。惟康熙皇帝自歸化城至寧夏時，是否曾北過白靈廟，現尙未考明。白靈廟一偏殿內，有一像，滿裝端坐，問喇嘛，他們就信口說是佛像。我說佛像絕沒有這樣的，恐怕是康熙爺的像罷，他們也信口答說是。他們這些話完全靠不住，我們現在只好傳疑了。七月二日

前兩天因為要採集植物標本，需要幾個花夾子，就派人到YXX南數里小村上找來一木匠，昨晚來到。我今天問他，他說此地莊戶人家的情形頗詳，大約如下：

此附近漢人大約以農業為生，每頃地每年應交糧錢交固陽縣。二十餘塊，租錢

附

錄

交蒙古王公，固陽附近則不交租錢。不及一塊；外應出軍糧錢塊餘，保衛團錢五六塊，車馬差事錢，太平時候，每年需交七八塊，但近年荒亂，每年需交二十塊光景。然則每頃地每年

太平時須出洋三十餘塊，荒亂時須出洋五十塊光景。所種有秬麥，小麥，小米等類，至高梁，玉蜀黍則不能生。麥每年清明後種，處暑後收。中收每畝二斗，

上收可到四五斗。每斗二十斤。小麥每斗一元，秬麥較貴。粗布每尺一角，洋布每元

可買七八尺；莊戶入家多穿粗布，因為牠比較耐穿。棉花每斤一元，本地不出，

以來自大同歸化一帶者為佳；至來自新疆的，品色較次，七八角錢即可得一斤。男人多穿不加面子的羊皮，女子則不穿，只穿棉衣。惟富家女人家亦間穿羔皮。平常人穿的大羊皮襖，約值十來塊錢。固陽縣城頗寥落，只有布舖藥舖等類，並無糧店。想

買東西必須南到包頭。所以本地人多用實物交換，無內地趕集趕會一類的事情。一年內惟過年及八月節全體肉食，至于五月節，只有有錢的人才肉食。每村皆

有龍王廟，大村則並有五道廟。十數村成一會，每會太平時每年亦唱戲酬神。每演四天。戲據說是二簧腔，但恐怕不見得是北京之所謂二簧。椰子腔也沒

有。每班三四十人。演一次價洋百元左右。討飯的也到家裏住，可以跟著吃喝。通常喫菜子油，每元買三四斤，點燈也用。至煤油則不通行。娶婦通常須花洋七八十元，但亦不等。所費錢以送女家禮爲大宗，至衣飾則頗簡陋，有錢人也不過做三兩件泰西綢衣服。娶時用轎車。賃一轎車每日約二元。富人用轎車四輛，夫，婦，娶親客，送親客各乘其一。貧人止用一輛，新婦乘之，至新婿則騎馬。馬可借用。七月二日

此次五月二十六日至Y₁h₂m₃se₄儿河畔，廿八日移Y₁Y₂Y₃Y₄河畔，明日（七月廿日）啟行，在此間共住五十四日。Y₁h₂m₃se₄儿同Y₁Y₂Y₃Y₄雖異名，實一河，不過隔一山頭。再往上五六里，則名Y₁X₂q₃se₄儿X₂X₃X₄又力，其實仍是一河。外國人把現在住的地方叫作Y₁X₂q₃se₄儿X₂X₃X₄又力，其實並不很對。名叫作河，其實不過一乾河道，間存積水而已。上游下游僅以地勢高下知之。東西數十里中，以住帳地水爲最多，然亦數經斷續。此地雨澤甚少，五十四日中落雨不過四五次，且每次雨量甚少，聞農民頗苦旱，即蒙古人亦因雨少草不長，牧畜不肥爲苦。